



率性丛书 | 第二辑

《中庸》开篇谓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
“率性”意谓“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”（朱子语）。

率性丛书中的“率性”二字即采自这里。

性情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。这套丛书，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。

慧业文人

徐志摩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

率性丛书 | 第二辑

慧业文人

徐志摩 著

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慧业文人/徐志摩著;李文编. 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
2009. 8

(大师率性丛书)

ISBN 978-7-5473-0046-6

I. 慧… II. ①徐…②李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0086 号

慧业文人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62417400

邮政编码:200336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

开 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272 千字

印 张:12 插页 3

版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4,250 册

ISBN 978-7-5473-0046-6

定 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前言

20 世纪 20 年代初,当徐志摩在《晨报副刊》、《学灯》、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他的《康桥再会吧》、《哀曼殊斐尔》等诗时,他那种华丽的词藻、奢侈的想象、雄奇的气势、曼妙的情调,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,当时的文坛巨擘梁启超、胡适等人因此对其倍加赏识,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就连《甲寅》派中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,居然也写信给徐志摩,称他为“慧业文人”。苏雪林说,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,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。

徐志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,一直褒贬不一。他有能让人脱口而出的诗句,也有让人津津乐道的情感世界,当然也有让人诟病的《秋虫》、《西窗》等作品,而事实上,正如他的那些朋友说的那样,他是信仰和理想极其单纯、极其非现实,单纯到了到处受到人世烦忧的碰撞,非现实得到了一触即毁灭,因为信仰太单纯了,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,所以从某个角度看,他的信仰注定是要处处碰壁的,他的理想注定是要胎死腹中的。茅盾在《徐志摩论》中认为:“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,不能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;透过那恋爱的外衣,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。”胡适在

《追忆志摩》中说：“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，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……”然而，徐志摩从不曾完全绝望，也不曾绝对地怨恨过谁。他替朋友们做事，替团体做事，他总是依旧那么热心和高兴，对生活、对创作还是充满了激情。

—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心中的丘壑也慢慢地风化成了平地，评价一个人也就变得更加客观了。我们知道徐志摩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，也知道徐志摩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，但我们对他的文艺观、他的社会观还有他的对至亲至友的情感并不熟悉，编选一本全面真实反映徐志摩这个人的集子，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富有性情的才子，就是这本《慧业文人》最初的编选动机。

徐志摩的作品也出版过不少，但着重从呈现其性情的角度去编选的集子几乎没有，这也就是鼓励我去完成这个编选任务的最大动力。

要了解徐志摩一生的性情和思想，个人觉得主要是看他的为文、为人和待人，本书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编选徐志摩的文章。全书分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“慧业文人”，主要是抛开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，从散见的一些文章中来找出他的文学、艺术观点，从而尝试着理解他的文学追求。在一个人关于文学艺术的通信中，在一个人所写的一些序言和刊物发刊词中，常常会显露出一个人的文学观点和艺术追求。按照这个思考逻辑，本书主要选取了那些有关其文学艺术观点的文章。新诗运动从“五四”开始，到新月派的锐意“创格”，这个过程体现了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。朱自清在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·导言》说,徐志摩努力于“体制的输入与试验”,而且“他尝试的体制最多”。1926年徐志摩在《〈诗刊〉弁言》中提出“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”,作为一个文人,他是一个最为认真的人。既与文字有深深的业缘,又能勤勉地要求自己,所以他的文才被前辈大加欣赏,被同时代的人,如朱自清就视他为最为优秀的“现代中国诗人”。

本书的第二部分是“自我解剖”,里面选择的文字都是性灵文字,在这里徐志摩做了自我的解剖,并且是一剖再剖,读了这些文字,对于一个真实的徐志摩我们也就比较熟悉了。几乎和他交往过的人都一直称道他的为人,说他是一个“完全不设防”的人,真诚坦荡而又宽厚仁爱。胡适称他“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”、“只是一团爱”;郁达夫说他对生活“总保持着热情而磊落的态度”;郑振铎赞他是“一位最可交的朋友”;王统照说他具有“十分纯洁的天真与诚笃温柔的心”……读了他解剖自己的文字,我想我们肯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,会知道这些评论是有誉美成分还是真实描摹。

本书的第三部分是“至亲至交”,这一部分选取的是徐志摩写给亲友的文字,有专门的怀人文章,也有在和人通信时对情感的表露。他的一生吸引人的固然是与林徽因的友情,与陆小曼的婚恋,与凌叔华的知交,但其对祖母的深情、对父母的关心、对早逝儿子彼得的内疚也一样动人心怀,与泰戈尔等世界文化名人的交往、与新月社那些同时代文人,如金岳霖等人的惺惺相惜和浪漫交往,其中的真挚与率性,也一样的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一生的性情尽在一生的性情文章中,一生的性情文章却

只能依稀描摹出他的率真性情，翻至最后一页，除了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他，还会令我们为之如流星般快速划过了我们头顶的天空而唏嘘不已。

二

最后说说这本集子的定名。

慧业文人，按照辞书的释义，是指有文学天才并与文字结为业缘的人。之所以定名为《慧业文人》，原因除了上面说的章士钊在一封写给徐志摩信中曾经称他为“慧业文人”外，另外，也觉得切合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中关于这个词的典故。太守孟顗事佛精恳，灵运轻视他这样做，告诉他只有慧业文人才能得道，一般人再努力都是白搭，也就是“得道应须慧业文人”。如果我们把“得道”释为“寻找到道路”，徐志摩寻找到的文学道路，尽管并不平坦，但经过时间的汰洗，沉淀下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他才情显赫，在诗歌和散文方面的成就无人可以替代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也算是一种得道吧。

李 文

2009年6月

目 录

前言 / 1

慧业文人

.....

一封公开信 / 3

再来跑一趟野马 / 7

致周作人 / 13

致胡适 / 17

致王统照 / 21

致刘海粟 / 23

致徐悲鸿 / 26

未来派的诗 / 36

致新月 / 39

济慈的《夜莺歌》 / 44

拜伦 / 55

波特莱的散文诗 / 65

《剧刊》始业 / 69
《新月》的态度 / 73
《醒世姻缘》序 / 80
《诗刊》弁言 / 94
《一条金色的光痕》序 / 98
《落叶》序 / 100
《巴黎的鳞爪》序 / 102
《翡冷翠的一夜》序 / 103
《轮盘》自序 / 105
《猛虎集》序 / 107
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/ 112
一个行乞的诗人 / 132
汤麦士哈代 / 148
罗曼·罗兰 / 157
丹农雪乌 / 164

自我解剖

.....

山中来函 / 181
雨后虹 / 183
自剖 / 191
再剖 / 198
求医 / 203

吸烟与文化(牛津) / 208

“就使打破了头,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” / 212

我过的端午节 / 215

一封信(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) / 218

落叶 / 221

想飞 / 237

“话” / 241

海滩上种花 / 252

“迎上前去” / 259

致胡适 / 265

致南洋中学同学会 / 268

眉,几时到山中做神仙去? / 271

至亲至交

.....

我的祖母之死 / 275

我的父母 / 289

我的家事 / 295

我的新月故侣 / 300

悼沈叔薇 / 311

我的彼得 / 314

伤双栝老人 / 319

吊刘叔和 / 323

家德 / 327

曼殊斐儿 / 333

泰戈尔 / 349

泰山日出 / 355

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/ 358

卢梭与幼稚教育 / 365

慧
业
文
人

一封公开信

伏庐兄：

徐志摩主张弃新圈点！我自己听了都吓了一跳。承副刊投稿诸君批评与责问，我又不得不来说几句话了。

我年初路过上海时，柯一岑君向我要稿子，我说新作没有，在国外时的烂笔头倒不少，我就打开一包稿子，请他选择，看到《康桥西野暮景》（见《学灯》七月七日），我就说这诗很糟，只是随口曲，前面一段序，也是无所谓的[那时我正在看 James Joyce（詹姆士·乔伊斯——编者注）哄动一时的 *Ulysses*（《尤利西斯》——编者注）所以乘兴写了下来]，不要登吧。后来他还是一起拿了去，陆续在《学灯》上发表。除了《康桥再会罢》那首长诗，颠前倒后的错的实在太凶，曾经有信去更正过，此外我就很少看见，因为我没有订报。就是这次的诗，我见了《晨报》才知道登在《学灯》。我找来看时，只见无数的错字（《晨报》副刊的校对实在应受恭维：上次《学灯》我那首康桥，错讹至于不可读，最可笑把母亲的代名词，印做“牠”！），所有的外国字，不用说，全让印得不认识了，偏偏碰了巧那几个外国名字却是很紧要，因为我“一部分的诗文可费（废），[不是可费（废），而是不必要]圈点”的意见，是完全根据于那几位

作者的作品的,我现在再来说一遍,一部是 George Moore 的 *Brook Kerith*,圈点符号还是有的;一部是 James Joyce 的 *Ulysses*? (前六百数十页也还分章节,有符号的,最后的百余页,才是绝对的不分章节,无句头大写,无一切的符号。)

这是文字里见所未见的新意境,我当时随意用什么牛酪呀,大理石呀,瀑布呀,白罗呀,等等的意象去形容他散文的美,只是瞎扯,绝对不曾说出他原文真妙处之所在,犹之用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……”等等去形容喀拉士拉的梵和琳,只是等于不曾形容!

我是根据于这两位大文学家的试验,觉得任何文字内蕴的宽紧性 (elasticity) 实在是纯文学进化的秘密所在 (比如 *The English Bible* 与 *Walt Whitman* 的诗)。中国文字因为形似单音的缘故,宽紧性最不发达,所以离纯粹散文的理想也是最远;新近赵元任改良汉字的主张,很可注意,因为我个人觉得“罗马字化”至少有两个好处,一是恢复我所谓文字内蕴的宽紧性,一是启露各个字音乐的价值——这两层我以为是我们未来的文学很重要的问题。

这是重要的问题,但我的能力只能提出,不能解决。这是应得讨论的,因为是文学改良的建设方向,不是奖励说废话的空题目。

现在回到圈点的问题,但我相信我并不曾主张无条件的废弃圈点,至少我自己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。一半是我自己的笔滑,一半也许是读者看文字太认真了,想不到我一年前随兴写下的,竟变成了什么“主张”。不,我并不主张废弃圈点。圈点问题虽小,我如其果然有主张时,也应得正式写一篇文章,题目什么都可以,但决不会是《康桥西野暮景》,这是明显的。

就是我所谓一部分的诗文可以不用圈点,也决不是主张回到

从前浑混的旧办法去，决不是 anachronism；我只说“可以不凭藉符号的帮助的纯粹散文，是一个理想；这个理想现在有好几位文学家要想法来实现，比如 Joyce 已经试验出可惊的成绩。这种创造的精神，我们不应得不注意的，虽则我们文学的现况还很幼稚，够不上跑得这么快。”

这是我的主张，如其你们硬要派我主张这样或那样。至于一般的新圈点之应用，我又不发疯，我来反对干什么；我连女子参政，自由恋爱，社会主义……都不反对哪！

伏庐，乘便我要声明一个可笑的误会。“西滢”写了一篇剧评，我后面附了几句，听说一般人都疑心全篇是我做的，因此认定我徐志摩是反对现有的艺术的新剧的，因此认定徐志摩是崇拜梅兰芳的，还有这样那样种种的见解都一张张像捕苍蝇纸似的粘到我身上来。伏庐你至少应该明白，徐志摩不配那么的上流，也不会那么的下流。想象是公有的一种能力：诗人就运用来做诗，画家就运用来作画，马克思就运用来写 *Das Kapital*（《资本论》——编者注），列宁就运用来制造苏维埃，黎元洪就运用来发五路讨贼总司令的命令，嫉妒的妻子就运用来揣摩丈夫在外面荒唐的情形，——一般人就运用来无中生有的揣摩附会，要没有这群人的帮助，我们就看不成新闻纸。我们当然不怪嫌他们，也许我们还应得感谢他们。但《晨报》的副刊，比较的有文艺的色彩；所以我劝你，伏庐，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：揣摩附会乃至凭空造谎都不碍事，只要有趣味——只要是“美的”——这是编辑先生，我想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。

我还要声明一句，我发表的文字到现在为止总是签名的，不是志摩就是徐志摩，此后也许用一个“摩”字，此外的名字我都不负责任，我听说近来有假名骂人的“新文化”，但我自己相信我情愿

永远留在“化”外，我爱惜我自己，也爱惜代表我的名字，更爱惜我的文字。

徐志摩

七月十八日（一九二三年）